
日本强化与中东欧经贸关系的 动因、布局及影响*

李清如

内容提要:近年来,日本不断强化与中东欧经贸关系。除欧盟框架下的合作外,在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西巴尔干地区,日本也积极拓展多样化合作机制。针对维谢格拉德集团,以“V4+日本”为主要对话机制,逐步扩大双边贸易和日系企业投资,从汽车产业等制造业,到资源、服务业和技术研发领域,全面展开在该区域的经济布局;针对波罗的海三国,侧重科技创新,在信息通信技术、数字货币等领域进行重点合作;针对西巴尔干地区,以经济援助为先导,为贸易、投资及文化输出创造条件。中东欧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日本在中东欧的经济布局,既为中国提供参照,也会加深中日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竞合关系。

关键词:中东欧 维谢格拉德集团 波罗的海三国 西巴尔干地区
“一带一路”倡议

作者简介:李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31.3; F75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874(2021)01-0088-27

中东欧地区连接亚欧两大洲,地理位置独特,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贯通欧洲的桥梁,也是中国经海路和陆路通往欧洲腹地的门户,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①自2012年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 感谢《日本学刊》编辑部和匿名审读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① 《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及其走向》,新华网,2015年11月24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1/24/c_128461513.htm[2020-07-27]。

（“16+1 合作”）机制^① 正式启动以来，双方在各领域深化合作，经贸联系愈加紧密。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中国与中东欧 16 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由 2010 年的 438.87 亿美元大幅增长至 2019 年的 868.12 亿美元，增长近一倍。^② 截至 2020 年 6 月底，中国已累计对中东欧国家直接投资 30.5 亿美元，间接投资超过 120 亿美元。^③ 中国企业在中东欧承建的一系列能源、交通基础设施也在持续推进，双方物流合作发展势头迅猛，截至 2019 年 4 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 1.5 万列。^④ 波兰的华沙、罗兹、波兹南、马拉舍维奇，捷克的布拉格、帕尔杜比采，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以及拉脱维亚的里加等均为中欧班列的重要枢纽，推动了中国与欧洲互联互通和中东欧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发展。中东欧地区已经成为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和合作高地，随着 2019 年希腊正式宣布加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16+1 合作”升级为“17+1 合作”。

相对于东亚、东南亚、北美、西欧等日本贸易和投资较集中的地区，中东欧在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整体布局中并不处于特别显著的位置。但是，近年来，日本逐渐强化与中东欧地区的经贸关系，除在欧盟框架下进行合作之外，也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简称“V4”）、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西巴尔干地区积极拓展多样化合作机制。特别是 2018 年 1 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首次出访中东欧六国，针对波罗的海三国和西巴尔干地区，分别提出“日本—波罗的海合作对话”和“西巴尔干合作倡议”。随后，2018 年 9 月和 2019 年 9 月，第一次和第二次“日本—波罗的海合作对话”会议分别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召开。为配合“西巴尔干合作倡议”，2018 年 12 月，日本外务省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邀请西巴尔干地区各国商会代表在东京召开“西巴尔干商业研讨会”。可以看出，日本谋求与中东欧合作的手段在陆续展开。

目前，涉及日欧经贸关系的研究，一般集中于日本与欧盟的经贸关系及

^① 2012 年 4 月，首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在波兰华沙举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16+1 合作”）机制正式启动。该合作机制包含中东欧 16 个国家，即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阿尔巴尼亚、波黑、黑山、北马其顿、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

^② United Nations, “UN Comtrade Database”, [http://comtrade.un.org/data/\[2020-10-30\]](http://comtrade.un.org/data/[2020-10-30]).

^③ 《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直接投资超 30 亿美元》，中国经济网，2020 年 10 月 8 日，[http://intl.ce.cn/sjji/qy/202010/08/t20201008_35862801.shtml?wo\[2020-12-15\]](http://intl.ce.cn/sjji/qy/202010/08/t20201008_35862801.shtml?wo[2020-12-15])。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成果丰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2019 年 5 月 29 日，[http://www.scio.gov.cn/video/gxsp/Document/1655855/1655855.htm\[2020-07-27\]](http://www.scio.gov.cn/video/gxsp/Document/1655855/1655855.htm[2020-07-27])。

区域合作方面^①，关于日本与中东欧经贸关系的研究仍然较少^②。这是因为日本对欧盟的贸易和投资大量集中在西欧、南欧等国家。2019 年，日本对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比利时、卢森堡、瑞典的进出口贸易占其对欧盟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达到 81.5%。截至 2019 年末，日本对上述国家的投资在其对欧盟投资存量中所占比例达到 84.1%。^③ 并且，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南欧和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文化有很大不同，西巴尔干地区各国至今仍不是欧盟成员国。因此，从欧盟角度进行分析，并不能完全反映日本与中东欧经贸关系的特点和走向。目前，日本正在加紧对中东欧的战略布局，虽然其对中东欧的贸易和投资占欧盟整体的比例还不太高，但增长速度较快，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日本对欧盟贸易和投资的增长速度。鉴于中东欧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本文拟在梳理日本与中东欧经贸合作动向的基础上，对日本强化与中东欧经贸关系的动因及布局进行解读，以剖析“日本因素”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④

一、日本与中东欧经贸合作的动向

在中东欧 16 国中，有 11 个国家先后成为欧盟成员国。^⑤ 日本通过与欧盟签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开展经济领域对话等方式，在欧盟框架下展开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另一方面，由于中东欧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程度、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对不同的地区，日本的合作机制

① 参见张季风等：《关于日欧 EPA 的深度分析：内容、诉求及影响》，《日本学刊》2018 年第 5 期，第 1—17 页；徐梅：《日欧经贸关系与英脱欧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东北亚学刊》2017 年第 5 期，第 30—34 页；刘瑞：《日本的广域经济合作战略：新动向、新课题》，《国外理论动态》2019 年第 8 期，第 103—112 页；关兵：《欧日 EPA 对欧盟、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影响》，《现代日本经济》2018 年第 3 期，第 15—26 页；葛建华：《日欧联手应对美国全球贸易摩擦的途径和方法》，《现代日本经济》2019 年第 5 期，第 34—43 页；杨凯：《欧盟贸易协定新进展及中欧经贸关系展望》，《宏观经济管理》2020 年第 3 期，第 85—90 页。

② 刘作奎在《日本的中东欧政策及对中国“16+1 合作”的影响分析》（《俄罗斯研究》2019 年第 2 期）一文中提及了日本与中东欧经贸关系的部分内容。

③ 2020 年英国“脱欧”，但是本文使用的大部分数据截至 2019 年，因此在计算欧盟的贸易和投资时，仍然按照欧盟 28 个成员国（包含英国）计算。参见：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日本の統計」、[https://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2020-07-28\]](https://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2020-07-28])。

④ 虽然 2019 年希腊正式宣布加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后，“16+1 合作”升级为“17+1 合作”，但是本文涉及对中东欧和日本经贸关系的较长时间跨度的分析，因此仍以中东欧 16 国为主要研究对象。下文中如无特别说明，中东欧国家即指“16+1 合作”机制中所涵盖的 16 个中东欧国家。

⑤ 关于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时间，2004 年，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加入欧盟；2007 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欧盟；2013 年，克罗地亚加入欧盟。

亦有所不同。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日本对中东欧的进出口贸易额明显增长，在当地进行投资的日系企业数量也不断增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日本对欧盟贸易和投资的总体增长速度。

（一）日本对中东欧的合作机制

1. 欧盟框架下的合作

日本与欧盟自 2013 年开始就经贸协定展开谈判，2018 年 7 月签署“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日欧 EPA”），并于 2019 年 2 月正式生效。按照该协定，日本对欧盟出口的商品逐步达到 99% 免关税，欧盟对日本出口的商品逐步达到 94% 免关税。^①“日欧 EPA”覆盖作为欧盟成员国的 11 个中东欧国家（参见图 1）。日本对中东欧的出口以机械设备、汽车及零部件等产品为主。2018 年，在日本的中东欧主要贸易对象国中，波兰从日本进口的机械和运输设备占其自日本进口总额的约 56%，捷克则达到约 71%；匈牙利从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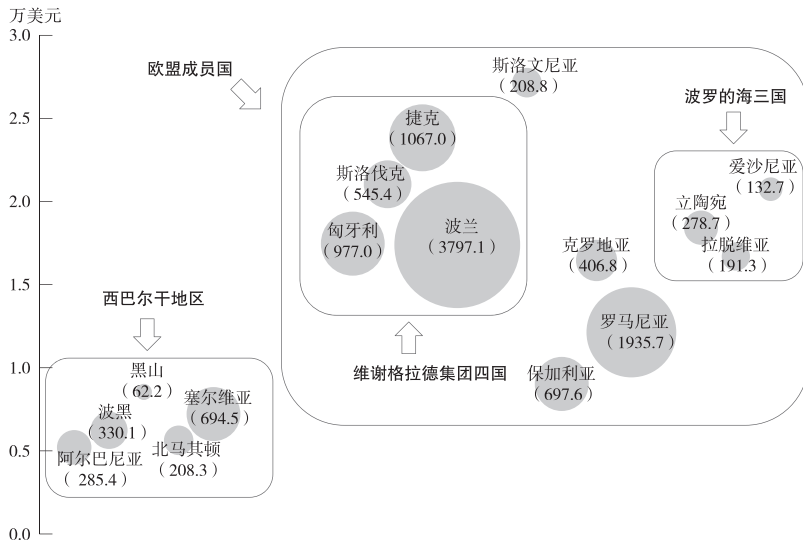


图 1 中东欧 16 国的人口、人均 GDP 及其与欧盟的关系

注：（1）图中圆形的位置表示一国人均 GDP 的金额（参照纵轴），圆形的面积大小表示一国相对人口数量的多少（人口数量绝对值参见每个圆形中标出的数字，单位为万人），人均 GDP 金额与人口数量为 2019 年数据，人均 GDP 是按 2010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的的实际人均 GDP；（2）图形为示意图，不代表地图上的地理位置；（3）在一些地区划分中，克罗地亚也被认为是西巴尔干国家，但是欧盟对西巴尔干地区范围的界定一般是指未加入欧盟的西巴尔干五国，本文亦据此划分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2020-07-21]。

① 大多数商品在协定生效后即免关税，部分商品在一定期限内逐步免关税。

进口的发动机、汽车、电气电子设备和一般机械占其自日本进口总额的约 73%。^① 此外，绿茶、牛肉等农林水产品也是日本迫切希望打开当地市场的领域。在中东欧对日本出口方面，除机械设备、汽车及零部件占有较高的份额外，农林水产品、原料制品、纺织品、化学和医药制品等也是主要出口商品。

此外，日本与欧盟在商业、科技、开发援助等领域设有各种合作机制。1999 年，日欧商务圆桌会谈开启，由日本和欧盟每年轮流举办，召集双方企业界人士，就强化日欧经济关系提出建言，到 2019 年已举办 21 届。^② 2009 年，日本与欧盟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建立日欧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谈，近年来的重点是对信息通信技术、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健康老龄化、太阳能电池、卫星情报等展开研讨，并共同提供资金，促进研究人员的交流和研发。^③ 2010 年，日本和欧盟就开发援助政策设置对话机制，对双方在亚洲、非洲等地区的援助进行协调，以促进日欧第三方市场合作，迄今已举办六次对话会议。^④

2. 多样化地区合作机制

在与欧盟加强对话与合作的同时，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或地区，日本也通过多种模式展开合作。例如，2007 年，面向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四国，设立“GUAM + 日本”会议；^⑤ 2010 年，日本申请成为“黑海经济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⑥ 在中东欧地区，日本的区域合作则主要集中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西巴尔干地区。

① 对于日本而言，按照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中东欧 16 国中，波兰、捷克、匈牙利是排名前三位的贸易对象。参见：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ジェトロ世界貿易投資報告 2019 年版』、2019 年、<https://www.jetro.go.jp/world/gtir/2019.html> [2020 - 07 - 29]；United Nations, “UN Comtrade Database”, <http://comtrade.un.org/data/> [2020 - 07 - 16]。

② 2020 年该会谈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而延期。参见：外務省「日・EU ビジネス・ラウンドテーブル」、<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eu/business.html> [2020 - 07 - 31]。

③ 外務省「日 EU 科学技術協力」、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technology/nikoku/ja_eu.html [2020 - 07 - 31]。

④ 外務省「日 EU 開発協力」、https://www.mofa.go.jp/mofaj/ic/dapc/page22_001188.html [2020 - 07 - 31]。

⑤ 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四国的英文分别为“Georgia”“Ukraine”“Azerbaijan”“Moldova”，因此称为“GUAM”。参见：外務省「『GUAM + 日本』会合」、<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europe/guam/index.html> [2020 - 07 - 31]。

⑥ 中东欧国家中的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也是该组织的成员国。参见：外務省「黒海経済協力機構」、<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europe/bsec/gaiyo.html> [2020 - 07 - 31]。

维谢格拉德集团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四个国家，是日本在中东欧进行贸易和投资的主要对象。^① 2003年至2004年间，日本与“V4”就建立合作与对话机制（简称“V4+日本”）达成协议。“V4+日本”不仅涉及经贸领域，也涵盖政治、安全、价值观、科技等多个领域，既有首脑会谈、外长会议，也有政策对话、专项研讨会，是日本在中东欧地区合作级别高、层次多、发展时间较长的一项机制。2013年，首次“V4+日本”首脑会谈召开，双方合作升级。2018年10月和2019年4月，“V4+日本”第二次和第三次首脑会谈相继召开，贸易、投资、科技均为重要的会谈内容。时隔五年后连续召开两次首脑会谈，可见日本对该地区重视度的提升。同时，以“英国脱欧”“全球经济与自由贸易”“科技与创新”等为主题的经济相关会议也在陆续举办。

波罗的海三国包括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毗邻北欧，因此首先被纳入“北欧·波罗的海八国+日本”（“NB8+日本”）框架中。该框架包括北欧五国和波罗的海三国，以“女性活跃”“北极合作”“科技创新”为三大议题，2013年11月和2014年10月分别举行外长会议和首脑会谈。^② 2018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访中东欧六国时，进一步聚焦波罗的海地区，提出构建“日本—波罗的海合作对话”机制，并陆续举办两次对话会议。此机制在经济方面更侧重5G、人工智能（AI）、生命科学等高科技领域以及交通物流等领域。在这一机制下，为表达日本经济界对波罗的海合作的重视，2018年10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组织日本经济代表团赴波罗的海三国进行考察；2019年10月，由16家日本企业组成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代表团再次赴波罗的海三国考察。

西巴尔干地区包括阿尔巴尼亚、波黑、黑山、北马其顿、塞尔维亚五个国家。^③ 在中东欧16国中，除西巴尔干地区五国外，其余11国已经加入欧盟。欧盟为促进成员国均衡发展，设立了欧洲结构和投资基金，主要用于促

^① 1991年2月，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三国领导人在匈牙利北部维谢格拉德举行会谈，决定成立“维谢格拉德集团”，促进彼此间交流和合作。参见：Visegrad Group, “History of the Visegrad Group”, <http://www.visegradgroup.eu/about/history>[2020-07-31]。

^② “NB8”是“Nordic-Baltic Eight”的简称，包括北欧五国（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和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

^③ 日本提出的“西巴尔干合作倡议”遵循了欧盟的相关规定。参见：European Commission, “Western Balkans”, <https://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regions/western-balkans>[2020-08-03]。

进区域和城市开发,改善社会治理,加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融合,推动农村、海洋与渔业发展等。^①因此,对于已经成为欧盟成员国的中东欧国家而言,其经济援助主要来自欧盟基金,而日本对中东欧的经济援助则主要面向未成为欧盟成员国的西巴尔干地区。2018 年 1 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塞尔维亚访问时提出“西巴尔干合作倡议”,强调加强与各国间对话,发掘新的援助项目,为西巴尔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提供支持,协助其推进加入欧盟进程。为配合“西巴尔干合作倡议”,日本外务省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 2018 年 12 月召开的“西巴尔干商业研讨会”上,邀请了西巴尔干各国商会代表和日本企业界人士,探索日本企业在当地的投资机会。

(二) 日本对中东欧的贸易和投资动向

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是日本对中东欧贸易和投资的主要对象。如图 2 所示,2000—2008 年间,日本对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显著增长。2009 年以后,受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欧洲经济增速整体下滑,日本对当地的贸易也出现波动。另外,统计口径和汇率变动也是重要原因。波兰、匈牙利、捷克按欧元计价的对日贸易总额在 2009—2015 年中相对平稳,而以美元计价的贸易数据则波动较大。^②尽管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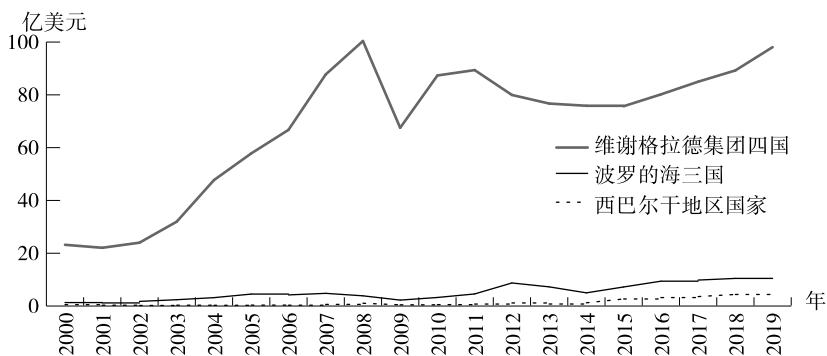


图 2 日本对中东欧的进出口贸易额

注:进出口总额为该年日本对当地出口和进口的商品贸易额之和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UN Comtrade Database”,<http://comtrade.un.org/data/>[2020-07-16]。

^① European Union,“EU Funding”,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about-eu/funding-grants_en[2020-08-01]。

^②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中东欧国家都采用欧元为统一数据单位,图 2 中关于日本与中东欧各国的贸易总额使用美元计价。参见: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ジェトロ世界貿易投資報告 2019 年版』、2019 年、<https://www.jetro.go.jp/world/gtir/2019.html>[2020-07-29]。

从2015年开始,日本对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进出口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由2015年的75.69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98.08亿美元。2019年,在日本对中东欧16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中,维谢格拉德集团占比超过七成。^①日本对波罗的海三国和西巴尔干地区的贸易额比维谢格拉德集团低,但从2014年起也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日本对波罗的海三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由2014年的4.99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9.93亿美元,对西巴尔干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由1.23亿美元增长至4.37亿美元。

在投资方面,由于日本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数据不像对东亚、东南亚、北美、西欧那样健全,一些投资项目的金额也未对外公开,在此以当地日本企业数量为主要观测对象。如图3所示,2004年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加入欧盟后,2005—2010年间,日本在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设立的企业数量迅速增加,由379家增长至631家;此后增速放缓,2015年以后再次显著增长,由2015年的654家增长至2019年的846家。这一态势与同期双方贸易额的增长相对应,体现了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作用。2019年,在中东欧16国的日系企业总数中,维谢格拉德集团占比达到七成左右。^②波罗的海三国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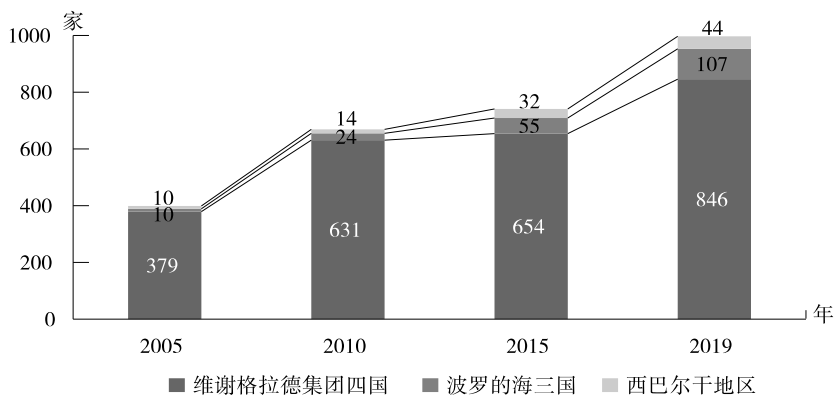


图3 中东欧国家的日系企业数量

注:企业数量为该年10月1日当地现存的日系企业数量

资料来源:外務省「海外在留邦人数調査統計」、https://www.mofa.go.jp/mofaj/toko/page22_000043.html [2020-10-31]。

^① 2019年日本对中东欧16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33.79亿美元。参见:United Nations,“UN Comtrade Database”,<http://comtrade.un.org/data/> [2020-07-16]。

^② 2019年中东欧16国日系企业总数为1203家。参见:外務省「海外在留邦人数調査統計」、https://www.mofa.go.jp/mofaj/toko/page22_000043.html [2020-10-31]。

欧盟后，当地日系企业数量也持续增长，特别是在 2015—2019 年间，由 55 家上升至 107 家，增长近一倍。对于西巴尔干地区，虽然日本以经济援助为主，但在当地的日系企业数量也有所增加，由 2005 年的 10 家上升至 2019 年的 44 家，其中半数以上在塞尔维亚。

虽然日本对中东欧的贸易和投资在欧盟中占比还不高，但是近年来增长速度较快。2015—2019 年，日本对作为欧盟成员国的中东欧 11 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由 94.84 亿美元增长至 129.42 亿美元，增长率为 36.5%。再加上没有成为欧盟成员国的五国，日本对中东欧 16 国的整体进出口贸易总额由 97.51 亿美元增长至 133.79 亿美元，增长率为 37.2%。同期，日本对欧盟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由 1372.7 亿美元增长至 1712.9 亿美元，增长率为 24.8%，增长幅度略低于中东欧地区。^① 在企业投资方面，2015—2019 年，在欧盟（包括英国）的日系企业数量由 6348 家增长至 7087 家，增长率为 11.6%。其中，作为欧盟成员国的中东欧 11 国的日系企业数量由 887 家增长至 1159 家，增长率为 30.7%；中东欧 16 国整体的日系企业数量由 919 家增长至 1203 家，增长率为 30.9%。^② 可见，日本对中东欧地区的贸易额和当地日系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对欧盟贸易额和在欧盟日系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

二、日本强化与中东欧经贸关系的动因

中东欧地区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与欧洲市场高度融合；劳动力成本和税收相对于西欧更低，资源丰富；市场活跃，经济持续增长，地区影响力逐渐扩大。这些因素促使日本政府和企业着力发展与中东欧地区的经贸关系。

（一）占据地理优位，拓展欧洲市场

从地理位置上看，中东欧地区西临欧洲制造业中心德国，北通高收入、高福利的北欧各国，东侧为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南部与非洲能源产地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隔地中海相对，既连通欧盟一体化市场，又邻接重要的能源产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加入欧盟后的中东欧国家，利用欧盟基金

^① 参见：United Nations, “UN Comtrade Database”, <http://comtrade.un.org/data/> [2020 - 07 - 16];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日本の統計」、<https://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 [2020 - 07 - 28]。

^② 外務省「海外在留邦人数調査統計」、https://www.mofa.go.jp/mofaj/toko/page22_000043.html [2020 - 10 - 3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使交通物流网络更加顺畅,与欧盟市场更加融合。波兰边境小城马拉舍维奇,是中欧班列进入欧洲的门户和分拨转运点;中部城市罗兹,则逐步成为欧洲交通物流枢纽。爱沙尼亚的塔林、拉脱维亚的里加、立陶宛的克莱佩达、波兰的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皆为北海—波罗的海航线上的重要港口,斯洛文尼亚的科佩尔、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和里耶卡则为地中海航线的重要港口。可见,中东欧地区海陆交通通达,是将亚洲和欧洲市场联系起来的纽带。

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在苏联时期就是工业重地,工业体系建设实力比较深厚,为其成为“欧洲工厂”打下了基础。欧盟内部实行零关税,再加上物流通畅,使得中东欧国家成为各国企业融入欧盟一体化市场的生产基地和出口据点。这也是中东欧 11 个国家陆续成为欧盟成员国后,当地的日本企业数量大幅增加的重要原因。根据欧盟的统计数据,波兰出口总额中的 80% 面向欧盟各成员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该比例更分别达到 82%、84%、85%。^①以捷克的汽车产业为例,日本丰田汽车欧洲公司和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各出资 50% 的合资企业 TPCA (Toyota Peugeot Citoroën Automobile) 是捷克主要的汽车生产商之一,2019 年,其在捷克生产的 210121 辆汽车中,209458 辆用于出口,出口比例达到 99.7%;2017 年和 2018 年的出口比例也分别达到 99.8% 和 99.7%。^②

(二) 优化经营成本,分享劳动力和资源红利

中东欧国家劳动力成本和税收相对于西欧更低。如图 4 所示,在欧盟成员国中,单位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十个国家均位于中东欧地区。与德国相邻的捷克,每小时劳动力成本为 13.5 欧元,相当于德国的 38%、欧盟平均值的 48%;另一个与德国相邻的国家波兰,每小时劳动力成本为 10.7 欧元,相当于德国的 30%、欧盟平均值的 38%。再有,北欧的丹麦、瑞典和芬兰皆为劳动力成本排名靠前的欧盟国家,而与其邻近的波罗的海三国,劳动力成本则低得多。

^① European Union, “EU Member Countries in Brief”,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about-eu/countries/member-countries_en[2020-08-04].

^② 参见: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2018 年主要国の自動車生産・販売動向」、2019 年、<https://www.jetro.go.jp/world/reports/2019/01/0e700c4307f7b53f.html>[2020-08-04];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主要国の自動車生産・販売動向(2020 年 10 月)」、2020 年、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_Reports/01/f2067f867d465ba0/20200011.pdf[2020-10-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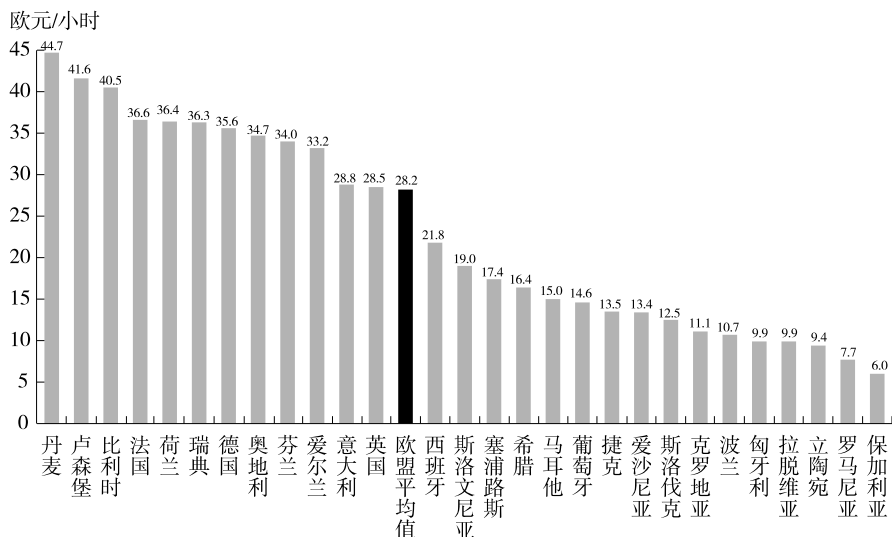


图 4 欧盟成员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 (2019 年)

资料来源: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st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2020-08-03]。

同时,中东欧国家的劳动力素质比较高。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25 岁以上人口中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匈牙利为 76.1%,接近德国的 83.5%;波兰为 84.9%,高于德国的水平;斯洛伐克、立陶宛、爱沙尼亚在 87%—88% 之间,捷克、拉脱维亚则超过 90%。进一步扩大比较范围,东南亚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这一占比分别为 32.7%、34.6%、58.3%,墨西哥则为 35.7%。其中,25 岁以上人口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分别为 20.1%、20.4%、20.7%、24.9%,其中波兰已经接近德国的 25.1%;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分别为 30.0% 和 34.5%,超过德国的水平;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分别为 9.4%、11.3%、14.8%,墨西哥为 16.0%。^① 综上,东南亚地区是日本对外投资的传统聚集地,墨西哥作为打开北美市场的据点,也有大量日本企业在当地投资,而中东欧国家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高素质且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对日本企业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在税收方面,中东欧国家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在欧盟成员国中处于较低水

① 由于该数据指标并不是每个国家每年都连续统计的,此处使用的是一国近五年(2015—2019 年)中最近一年的统计数据。参见: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2020-08-05]。

平。欧盟大部分成员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在 20%—35% 之间。例如，德国综合税率为 30%—33%（包括附加费），法国税率为 31%—33.33%，比利时税率为 29%，奥地利和西班牙为 25%，意大利、丹麦和葡萄牙分别为 24%、22% 和 21%。而中东欧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普遍较低，斯洛伐克的税率为 21%，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为 20%，捷克为 19%，波兰为 9%—19%，匈牙利最低为 9%。^① 较低的税率减少了税收成本，加之捷克、波兰、匈牙利等国家为吸引外资，对外商投资进一步设置税收优惠，并提供投资补助金，使得企业成本大幅下降。

同时，中东欧国家还拥有丰富的资源，吸引着日本企业进行贸易和投资。波兰、捷克、匈牙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国盛产煤矿资源，一些国家的铜、铅、银、铬等金属矿储量排名世界前列。^② 农林海洋资源也非常丰裕，比如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其森林覆盖率达到 55% 左右，罗马尼亚、捷克、波兰达到 30% 以上，这些国家都是日本木材、木炭及木制品的进口来源国，匈牙利是日本进口猪肉的主要来源国之一，克罗地亚则是日本进口养殖金枪鱼的主要产地。^③

（三）挖掘经济潜力，开发当地市场

在加入欧盟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显著增长，特别是 2005—2007 年间，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 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 5.5%—7.0%，斯洛伐克及波罗的海三国则在 8% 以上。2009 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欧盟经济整体陷入负增长，而波兰是唯一一个维持正增长的成员国。此后，受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个别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到 2015 年以后又普遍恢复增长势头。2015—2019 年间，作为欧盟成员国的 11 个中东欧国家历年 GDP 均保持正增长，其中，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及波罗的海三国的 GDP 年均增长率在 3%—4%，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则超过 4%；而同期，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

^① European Union, “Company Tax in the EU”, https://europa.eu/youreurope/business/taxation/business-tax/company-tax-eu/index_en.htm [2020-08-04].

^② 倪善芹等：《中东欧 16 国矿产资源及相关产业合作前景分析》，《中国矿业》2017 年第 11 期，第 53—58 页。

^③ “木材、木炭及木制品”在 HS 编码中属于“44 - Wood and articles of wood; wood charcoal”，森林覆盖率为 2020 年的数据。参见：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Global Forest Resources Assessment”, <https://fra-data.fao.org/> [2020-08-06]; United Nations, “UN Comtrade Database”, <http://comtrade.un.org/data/> [2020-08-06]; 水産庁「かつお・まぐろ類に関する国際情勢について（令和 2 年 4 月）」、<https://www.jfa.maff.go.jp/j/tuna/attach/pdf/index-64.pdf> [2020-10-31].

意大利、奥地利等 GDP 年均增长率不到 2%，除中东欧国家以外的欧盟其他国家平均增长率不到 3%。中东欧已经成为欧盟中经济最活跃的区域。即使是没有加入欧盟的西巴尔干五国，近年来经济发展也表现良好，2015—2019 年的 GDP 年均增长率在 2.8%—4.0%。^①

中东欧 16 国还是一个拥有 1.2 亿人口的大市场，其中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人口合计 6386.5 万人，接近德国的八成，与英国和法国人口大致相当。而且，虽然中东欧国家的人均 GDP 在欧盟成员国中普遍偏低，但随着经济发展也获得明显提升。2000 年，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实际人均 GDP 为 9990.48 美元，相当于德国的约 1/4；2019 年，四国实际人均 GDP 达到 18787.93 美元，是德国的约四成。^② 整体而言，除西巴尔干国家和保加利亚外，其他国家的人均 GDP 都超过了 1 万美元，尤其是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已经超过了 2 万美元。

经济活跃加上人口规模使得中东欧地区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人均 GDP 的上升则意味着居民购买力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与此相对，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速增长，近 20 年来大部分年份的 GDP 增长率都在 2% 以下，并且少子老龄化问题严峻，总人口从 2011 年开始进入持续负增长。^③ 因此，发掘中东欧的经济潜力、拓展当地市场是日本对中东欧开展贸易和投资的驱动因素之一。日本对中东欧国家的定位，除将其作为生产基地和出口据点，消费市场的定位也在逐渐增强，面向当地市场的贸易和投资在不断增加。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在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和罗马尼亚，27.9% 的受访日系企业表示零部件和原材料由当地供应，36.1% 的产品在当地销售，并且有 37.5% 的受访企业预计今后将扩大在当地的供应或销售，地产地销的模式正在逐渐形成。特别是在英国“脱欧”后，一些位于英国的日系企业准备转移，而经

① GDP 增长率为实际 GDP 增长率。参见：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2020-08-05]。

② 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实际人均 GDP 为四国实际 GDP 之和除以总人口计算得出，实际 GDP 和实际人均 GDP 按 2010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参见：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2020-08-05]。

③ 日本人口数据参见：総務省統計局「人口推計 2019 年 10 月 1 日現在人口推計」、2019 年、https://www.e-stat.go.jp/stat-search/database?page=1&toukei=00200524&bunya_1=02&cycle_facet=cycle[2020-06-10]；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日本の将来推計人口（平成 29 年推計）資料表（実績値等）」、2017 年、http://www.ipss.go.jp/pp-zenkoku/j/zenkoku2017/db_zenkoku2017/db_zenkoku2017syosaikekka.html[2020-06-10]。

济活跃、劳动力和税收成本较低的中东欧国家则成为重要的承接地。^①

(四) 促进多方位合作, 增强地区影响力

以经济交往促进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合作, 是日本经济外交中的常见模式。例如, 对非洲国家, 日本在提供经济援助的同时, 着重软实力输出, 参与当地技术和教研人员的培训, 宣传日本企业的经营哲学和制造理念, 为非洲年轻人提供受教育机会, 培养非洲对日本的认同感, 通过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搭建交流平台, 并争取非洲国家在日本“入常”问题上的支持。^② 日本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交往也有促进多领域合作的动机。在历次“V4 + 日本”会谈和“日本—波罗的海合作对话”会议中, 经济领域的合作一般被作为成果加以宣传, 同时, 日本方面还强调与中东欧国家在朝鲜问题上的意见一致性, 寻求中东欧国家的理解和赞同, 以及加强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和人员往来等。对西巴尔干地区的国家, 日本则通过经济援助和企业投资获取好感, 深化双方的联系。例如, 塞尔维亚政府网站曾对日本企业的投资进行宣传, 并提出: “日本在过去 20 年为塞尔维亚提供了总额约 5.07 亿欧元的援助, 日本企业的投资将为塞尔维亚人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塞日双边关系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都处于上升期。”^③

经过多年的发展, 一方面, 中东欧国家在欧盟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 另一方面, 中东欧国家在移民摊派等问题上与欧盟有诸多分歧, 其本身也在谋求多元化发展, 减少对欧盟的一元依赖。日本将此视作与中东欧国家加强联系、扩展地区影响力的时机, 对中东欧的关注度明显提升。从 2018 年 10 月到 2019 年 4 月的半年时间里, “V4 + 日本”首脑会谈举行了两次, 这样频繁的会谈, 被日本媒体称为“异象”, 并认为日本之所以迅速地与维谢格拉德集团拉近距离、加强联系, 是为“防止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扩大”。^④ 对于尚未

①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2019年度欧州進出日系企業実態調査(2019年12月)」、2019年、<https://www.jetro.go.jp/world/reports/2019/01/fe6334f4e426937e.html> [2020-08-07]。

② 李清如:《日本对非经济外交及其动态趋势分析》,《日本问题研究》2017年第5期,第10—20页。

③ 参见: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Announcement of New Japanese Investments in Serbia”, <https://www.srbija.gov.rs/vest/en/146718/announcement-of-new-japanese-investments-in-serbia.php> [2020-08-08];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Serbia - Japan Bilateral Relations on the Upswing Both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http://www.mfa.gov.rs/en/press-service/statements/18903-serbia-japan-bilateral-relations-on-the-upswing-both-politically-and-economically> [2020-08-08]。

④ 「東欧4カ国と経済連携拡大へ 首相、中国を意識」、『日本経済新聞』、<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044207890V20C19A4PP8000/> [2020-08-08]。

加入欧盟的西巴尔干国家，日本提出帮助这些国家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推进其加入欧盟的进程，从而使日本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针对日本对波罗的海三国和西巴尔干国家展开的行动，有评论称：“通过使用软实力和利用财政支出作为外交杠杆扩大影响力，符合日本试图确立其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导者地位的意图。”^① 而日本在与中东欧国家的各层次会谈中，均附带有国际问题的事项，并提出加强与中东欧在英国“脱欧”、亚欧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沟通和合作，其本质是提升存在感，增强在该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

三、日本在中东欧地区的经济布局

在中东欧不同区域，日本经济布局具有不同的模式。维谢格拉德集团是日本对中东欧贸易和投资的重心，从汽车产业等制造业，到资源能源、服务业和技术研发领域，日本经济布局全面展开。波罗的海三国市场体量相对较小，但经济发展具有特色，日本更侧重与其寻求合作点，在信息通信技术、数字货币等领域重点推进。西巴尔干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中东欧国家中相对较低，日本对其以经济援助为先导，为贸易、投资及文化输出创造条件。

（一）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从制造业到资源能源、服务业、技术研发全面布局

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是日本较早展开经济布局的中东欧地区，吸收了日本在中东欧的大部分贸易和投资。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日本以提供技术援助等方式对中东欧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政府开发援助项目，推动当地经济转型，为此后日本重要产业进入中东欧市场打下基础。日本企业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探索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当地市场，旭硝子、铃木汽车等陆续在当地设立分公司或生产点。但是，在 90 年代前期，除铃木汽车外，当地日本企业的规模均比较小，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很少见。^② 从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以汽车、家电等制造业为主体，日本企业开始大量进驻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到 2005 年，如图 3 所示，当地日本企业数量已经达到 379 家，而同期，日系企业在波罗的海三国和西巴尔干地区的数量分别仅有 10 家；到 2010 年，日本在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企业数量进

^① “Japan, China, and the Western Balkans”,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1/japan-china-and-the-western-balkans/> [2020-08-08].

^② 稻葉和夫「EUの東方拡大と中東欧諸国への日本企業直接投資」、『立命館経済学』第 54 巻第 5 号、2006 年、66—80 頁。

一步增长至 631 家，占中东欧 16 国日系企业总数的 80%。随着投资的增加，双边贸易额也逐渐上升，在 1998—2011 年间，日本对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其中东欧贸易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 80% 以上，其间占比最高的年份曾接近 87%，此后这一比例有所降低，但也一直在 70% 以上。^①

运输设备和电气设备是日本在中东欧开展投资的两大主要领域，其中汽车及相关产业是日本投资的重点。继 1991 年铃木汽车在匈牙利设立工厂后，1999 年丰田汽车设立波兰丰田汽车制造公司（Toyota Motor Manufacturing Poland，简称 TMMP），并于 2002 年开始投产运营。2002 年，丰田汽车与丰田自动织机公司在波兰设立合资企业 TMIP（Toyota Motor Industries Poland），与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在捷克设立合资企业 TPCA，这两家公司均于 2005 年开始投产运营。TMMP、TMIP、TPCA 组成了丰田在中东欧的三大基地。^② 伴随着汽车厂商的进驻，大批与汽车产业相关的日本企业也陆续到当地投资设厂，如发动机、车载多媒体、车灯、燃油喷射器、汽车空调压缩机、汽车用电缆、汽车用玻璃等生产厂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当地的汽车生产网络。另一方面，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一些在国际上已经有知名度的日本家电企业，为扩大欧洲市场的销路，也在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进行投资，如松下电器和索尼公司等。^③ 特别是 21 世纪初，当地形成了液晶显示器和电视机的生产组装聚集地，东芝、夏普、松下、日立等日本企业纷纷建立或增设工厂和生产线。但是，由于经营不善或业务转型等原因，全球金融危机后，大多数企业陆续撤出中东欧，当地工厂或出售或停止生产。^④

近年来，汽车及相关产业仍然是日本在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重点产业，同时日本企业也在积极争取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投资机会。2016—2019 年间，日本对匈牙利的运输设备投资流量年均均在 98 亿日元以上，特别是后三年，年均均在 115 亿日元以上；对捷克的运输设备投资流量最高达到 118 亿日元，最低也能达到 64 亿日元。这些投资流量主要来自日本汽车及部件生产企业为扩大在当地的生产能力，通过新建厂房和仓库、改造生产设施等方式所形成

① United Nations, “UN Comtrade Database”, [http://comtrade.un.org/data/\[2020-07-16\]](http://comtrade.un.org/data/[2020-07-16]).

② トヨタ自動車株式会社「トヨタ自動車 75 年史」、<https://www.toyota.co.jp/jpn/company/history/75years/index.html> [2020-08-11]。

③ 財団法人中部産業活性化センター「中・東欧諸国への企業進出の現状と今後の展望」、<http://www.criser.jp/document/ciac/research/15/eu.pdf> [2020-08-11]。

④ 吉井昌彦「池本修一・田中宏編著『欧州新興市場国への日系企業の進出—中欧・ロシアの現場から—』、『ロシア・東欧研究』2015 年第 44 号、99—103 頁。

的追加投资。另外，维谢格拉德集团在欧盟基金的扶持下，大力开展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市场需求量大增，日本企业通过合并或入股当地企业，寻求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例如，三菱电机公司出资数十亿日元，取得波兰铁路车辆用辅助电源和制动装置制造公司 MEDCOM 49% 的股份，而该公司在以波兰为中心的中东欧市场占有较高的份额。在大多数年份，电气设备也有着显著的投资流量，与运输设备形成日本在当地投资的两大领域（参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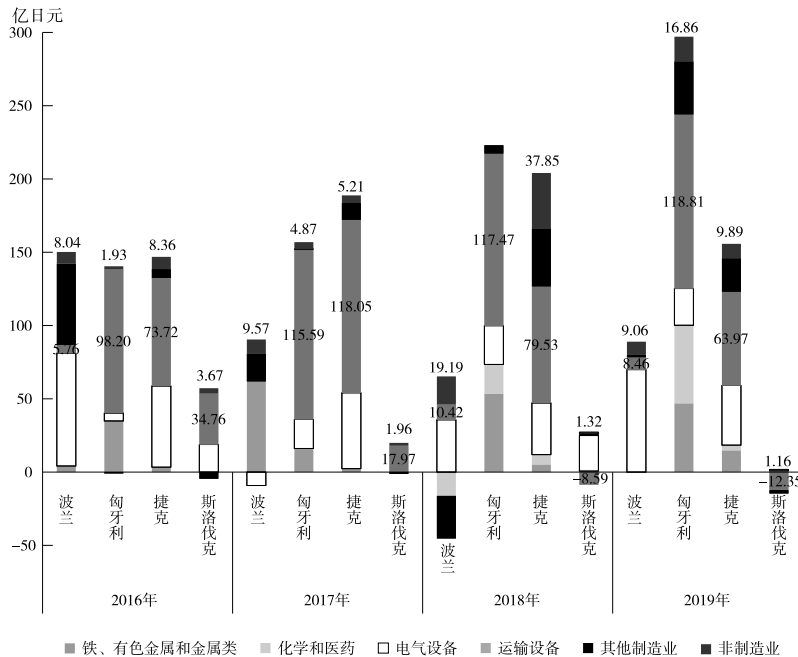


图 5 日本对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各行业的投资流量 (2016—2019 年)

注：(1) 负数表示投资收回；(2) 其他制造业一般是指除列出的行业，即铁、有色金属和金属类、化学和医药、电气设备和运输设备以外的制造业，但是上述行业中如果投资件数不足三件则不单列，也被归入“其他”中；(3) 图中数字标签分别为“运输设备”和“非制造业”的投资流量

资料来源：日本銀行「国際収支統計 (IMF 国際収支マニュアル第 6 版ベース (2014 年 1 月取引分 ~))」、https://www.boj.or.jp/statistics/br/bop_06/index.htm [2020-08-10]。

投资与贸易相辅相成，投资结构也反映在贸易结构上，日本对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出口集中在机械和运输设备领域，并且出口大幅超过进口，贸易收支表现为高额顺差。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对维谢格拉德集团的贸易顺差逐渐扩大，一直到 2008 年达到顶峰。在这一年，日本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为 80.94 亿美元和 19.46 亿美元，出现 61.48 亿美元顺差。此后，随着日本企业在欧洲本地的供应链延长，贸易顺差有所降低，但一直到 2019 年，

日本对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为 63.94 亿美元和 34.13 亿美元，进口仅相当于出口的一半稍多，贸易顺差额达到 29.81 亿美元。^①

除了运输和电气设备，在制造业中，对食品、化学和医药，以及与资源联系密切的铁及其他金属等行业的投资也在不断推进，产业分布向着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如图 5 所示，2018 年和 2019 年，化学和医药产业在日本对匈牙利的投资中占有显著份额，特别是 2019 年，投资流量达到 53.26 亿日元，对捷克也有这方面的投资。同时，由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金属资源丰富，日本企业将此视为潜在的商业机会。2017 年日本对波兰的铁、有色金属和金属类投资流量达到 61.84 亿日元，2018 年和 2019 年对匈牙利的铁、有色金属和金属类投资流量分别达到 53.59 亿日元和 46.92 亿日元。在食品领域，日本各食品生产商以开设分店、并购等方式开始探索当地市场，例如日本酒、冷冻食品、调味料等的品牌企业。其中，2017 年，朝日集团收购百威英博集团在中东欧的啤酒业务，成为当年日本海外并购金额排名中居首位的项目。^②

不仅制造业的产业分布在向着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服务业、能源开发以及有关新能源汽车、自动化和机器人等技术研发也将是今后日本在维谢格拉德集团重点布局的领域。如图 5 所示，2016—2019 年间，日本对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几乎每年都有非制造业的投资流量，虽然金额上与制造业还有差距，但是也在逐渐形成规模。日本的餐饮、物流、旅游、金融保险等服务业企业陆续进入当地市场，尤其是仓储物流企业，在当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可以辐射整个欧洲市场。在能源方面，为减少煤炭的消耗、降低碳排放，同时削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政府近年来着力推进风能发电、太阳能及核能产业的发展，这是日本政府和企业都极为关注的方面。在 2013 年第一次“V4 + 日本”首脑会谈上，日本就已经提出要在核能及可再生能源方面与四国展开合作，使日本在核能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日本企业也在积极拓展合作机会，例如，日本泽田控股公司注资当地企业进行太阳能电池板的新技术研发；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及日立集团等企业与波兰国有资产管理部合作，对当地电力基础设施的稳定性进行实证检验，以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并为这一模式向欧

① United Nations, “UN Comtrade Database”, [http://comtrade.un.org/data/\[2020-07-16\]](http://comtrade.un.org/data/[2020-07-16]).

②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ジェトロ世界貿易投資報告』各年版、<https://www.jetro.go.jp/world/gtir/2019.html>[2020-08-13]。

洲其他国家推广积累经验。^①

在科技领域，日本企业逐渐加大对新能源汽车以及工厂自动化和机器人应用等相关技术的投入。最早进驻中东欧市场的汽车生产商铃木在 2016 年宣布追加其在匈牙利公司的投资，用于技术研发；2017 年，日本企业中央硝子株式会社（Central Glass）宣布出资 2000 万捷克克朗，建立锂离子二次电池电解液制造和销售子公司；2018 年和 2019 年，三井高科技公司和日本精机公司在波兰分别设立子公司，用于生产混合动力或新型汽车所需的核心部件。^②由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政府力推新能源汽车的应用，日本企业为抢占中东欧乃至欧洲市场，未来还将继续加大在这一领域的投入。而日本政府层面也在拓展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科技合作，2018 年和 2019 年的两次“V4 + 日本”首脑会谈中，科技合作均是日本方面提出的重点议题。在“V4 + 日本”框架下，日本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在 2019 年和 2020 年还分别以“创新与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主题召开了线上科技研讨会。

（二）波罗的海三国：侧重科技创新，在信息通信技术、数字货币等领域重点合作

与维谢格拉德集团相比，波罗的海三国市场体量相对较小。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口合计 602.7 万人，不到维谢格拉德集团（6386.5 万人）的 1/10。2019 年，三国实际 GDP 总额为 1108.1 亿美元，也不到维谢格拉德集团（11998.8 亿美元）的 1/10。^③但是，波罗的海国家的人均 GDP 在中东欧国家中居中上游。2019 年，三国人均实际 GDP 为 1.84 万美元，与维谢格拉德集团（1.88 万美元）大致相当。近年来，波罗的海三国的高科技产业获得迅速发展，且各国经济发展具有自身特色。因此，相对于在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全面布局，日本与波罗的海三国的经济往来更侧重科技领域的合作。

波罗的海三国是中东欧教育和研发高地，具有相对较高的高中甚至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每百万人中的研发人员数量，拉脱维亚为 1792.1 人，

① 参见：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ジェトロ世界貿易投資報告』各年版、<https://www.jetro.go.jp/world/gtir/2019.html> [2020-08-13]；「NEDOや日立など、ポーランドで送配電の実証実験」、『日本経済新聞』、<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52916290T01C19A2X20000/> [2020-08-13]。

②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ジェトロ世界貿易投資報告』各年版、<https://www.jetro.go.jp/world/gtir/2019.html> [2020-08-13]。

③ 人口和实际 GDP 为 2019 年的数据，实际人均 GDP 为实际 GDP 总额除以人口总数计算得出，都按 2010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参见：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 [2020-08-05]。

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分别为 3190.7 人和 3755.3 人，虽然与德国、日本和新加坡相比还有差距，但已经显著超过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印度，也高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波兰等中东欧国家。^① 近年来，波罗的海三国政府着力推进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重点实施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在吸引人才和外资企业方面设置优惠政策，简化行政手续，优化营商环境，取得了显著成果。爱沙尼亚政府提出“电子爱沙尼亚”（e-Estonia）战略，要打造国际最先进的电子社会，而且，电子选举、电子政务、电子居民身份证等都已经在其国内普及。^② 拉脱维亚的信息通信技术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出口额由 2008 年的 1.5 亿欧元上升至 2018 年的 7.8 亿欧元，增长了四倍以上。^③

虽然波罗的海三国在人口和市场体量上规模较小，但是政府的政策引导以及优质的基础设施、人才和营商环境吸引了国际高科技企业的聚集，相关产业也获得迅速发展。其中，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而区块链正是数字货币的核心技术。爱沙尼亚早在 2008 年就已经开始对区块链技术进行测试，2012 年开始将其应用于数据处理中。^④ 立陶宛一直致力于成为全球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的孵化地，同时该国政府也在积极推动本地区区块链的发展。特别是 2020 年 7 月立陶宛银行发行全球首套央行数字货币“LBCOIN”，该币可以兑换实物收藏币，或存储在 LBCOIN 电子商店，或作为礼品赠送他人，也可以与其他数字货币持有人交换，或转入新经币（NEM）公共区块链网络。^⑤

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政府日益重视高科技战略竞争力，在人工智能、5G 通信等方面陆续出台扶持政策，引导产业发展，而数字货币更是其加速推进的方面。2020 年 7 月，日本银行在其结算机构局内设立数字货币组，以央行数字货币为核心，开发数字社会结算系统，并且与欧洲央行展开合作

① 由于该数据指标并不是每个国家每年都连续统计的，此处使用的是一国近五年（2015—2019 年）中最近一年的统计数据。参见：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2020-08-05]。

② The e-Estonia Briefing Centre, “We Have Built a Digital Society and We Can Show You How”, <https://e-estonia.com/>[2020-08-17]。

③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ラトビアのIT産業を支える人材事情」、<https://www.jetro.go.jp/biz/areareports/2020/de4dbe0022984eb6.html>[2020-08-17]。

④ “Blockchain in the Baltic States”, Fintechnews Baltic, <https://fintechbaltic.com/2018/08/14/blockchain-in-the-baltic-states/>[2020-08-17]。

⑤ “Bank of Lithuania Issues LBCOIN – the World’s First Digital Collector Coin”, Fintechnews Baltic, <https://fintechbaltic.com/2020/07/23/bank-of-lithuania-issues-lbcoin-the-worlds-first-digital-collector-coin/>[2020-08-18]。

研究。^①而波罗的海国家在这方面走在欧洲前列，今后将成为日本政府和企业寻求合作的重点。2018 年 1 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访波罗的海各国时，就已经提出要在信息技术和数据安全等多领域加强合作。此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经济代表团和经团联代表团赴当地考察时，对区块链研发机构、数据处理中心、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尖端技术开发企业进行了重点考察。2019 年 1 月，日本政府系金融机构国际协力银行创设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投资基金，为日本企业与当地信息技术企业开展合作或进行投资提供支持。^②2019 年 4 月，丸红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设立办事处，主要负责收集先进技术信息，进行数字技术挖掘。日本政府和企业以及金融系统正在推进与波罗的海国家的科技交流与合作，鉴于日本对高科技战略的重视度，今后可能会有更具体、更深化的合作项目。

(三) 西巴尔干地区：以经济援助为先导，为贸易、投资及文化输出创造条件与中东欧其他国家相比，西巴尔干地区各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2019 年，西巴尔干五国实际人均 GDP 为 0.65 万美元，与维谢格拉德集团（1.88 万美元）和波罗的海三国（1.84 万美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③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波黑、塞尔维亚、黑山在中东欧 16 国人均 GDP 排名中居倒数第一至第五位。但是近年来，西巴尔干五国经济在逐步增长，2015—2019 年 GDP 增长率年均均为 2.8%—4.0%，超过欧盟 2.2% 的平均值。西巴尔干五国人口合计 1580.5 万人，其中塞尔维亚人口达 694.5 万人，可以算是中东欧地区人口比较多的国家，市场仍具发掘潜力。而且，五国政府为吸引外资，陆续出台相应政策，基础设施也在整顿中。因此，日本对西巴尔干关注度的上升，除了增强地区影响力这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之外，另一个因素就是将这些国家作为日本在中东欧进行贸易和投资的备选地。

从地理位置来看，在西巴尔干设立生产和出口据点，不仅能够辐射欧洲市场，也能通往中东和北非市场。同时，西巴尔干地区矿产资源丰富，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都有较大的缺口，日本也希望能从中获取投资机会。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虽然劳动力成本在欧盟成员国中相对较低，但是其增长速

① 「デジタル通貨の検討、日銀がグループ新設」、『日本経済新聞』、<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61713870Q0A720C2EE8000/> [2020-08-18]。

② 该基金为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与爱沙尼亚基金管理机构共同出资创设，总额约 1 亿欧元，日本国际协力银行预计最高出资 4000 万欧元。除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外，欧姆龙、松下等企业也有出资份额。参见：株式会社国際協力銀行「北欧・バルト地域の IT 先端企業を投資対象とするファンドに出資」、2018 年、<https://www.jbic.go.jp/ja/information/press/press-2018/0115-011752.html> [2020-07-27]。

③ 实际 GDP 和实际人均 GDP 按 2010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参见：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 [2020-08-05]。

度非常快，2017—2019年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单位劳动成本平均每年增长率分别为7.0%和7.2%，匈牙利和捷克则达到8.8%和9.4%。^①在欧盟一体化市场上，一些优质劳动力更倾向于迁移到德国等经济更发达的国家，从而有可能造成劳动力缺失；加之V4市场已经趋向饱和，企业竞争压力逐渐增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外流以及市场竞争成为日本企业在维谢格拉德集团面临的主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成本更低、人口相对充足且市场具有潜力的西巴尔干就成为日本希望能够进一步拓展贸易和投资的地区。基于此，日本以经济援助为先导，强化与西巴尔干各国的经济联系，为贸易和投资铺路。

日本对西巴尔干的经济援助主要侧重几个方面：其一是能源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例如，日本以日元贷款的方式分别向塞尔维亚和波黑提供总额为282.52亿日元和126.33亿日元的资金，用于塞尔维亚尼古拉特斯拉火力发电站和波黑乌格列维克火力发电站的烟气脱硫设施建设项目，并由日本企业三菱日立电力系统公司主要提供烟气脱硫装置和承接工程建设；以技术合作的方式向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公共交通部派遣专家小组，协助制订公共交通路线和运行计划；此外，还有森林保护、灾害防治和供水排水系统整修等项目合作。^②其二是商业经营，日本在塞尔维亚、波黑、黑山和北马其顿建立西巴尔干地区中小企业辅导制度，向企业派驻经营指导员，传授企业经营中的“日本式”经验；面向当地政府职员开设研修班，主要内容包括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市场营销；与保加利亚合作，在北马其顿斯科普里大学设立商务课程，讲授“日本式经营”和“品质管理”等。^③其三是教育和医疗，包括改善医疗器械，提供教学器具等。

日本通过在基础设施建设、商业经营、教育和医疗等方面向西巴尔干国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st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2020-08-03].

^② 参见：外務省「ODA（政府開発援助）国別プロジェクト概要」、<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data/gaiyou.html>[2020-08-16]；三菱日立パワーシステムズ（MHPS）「セルビアで世界最大級の排煙脱硫装置（FGD）を2基受注」、<https://www.mhps.com/jp/news/20170911.html>[2020-08-16]；三菱日立パワーシステムズ（MHPS）「西バルカン諸国初となる排煙脱硫装置を供給 ポスニア・ヘルツェゴビナのウグレヴィック石炭火力発電所向け」、<https://www.mhps.com/jp/news/20160721.html>[2020-08-16]；日本国際協力機構（JICA）「セルビア向け技術協力プロジェクト討議議事録の署名 ベオグラード市で持続可能な環境に優しい公共交通システムの実現を目指す」、https://www.jica.go.jp/press/2020/20200811_31.html[2020-08-16]。

^③ 参见：日本国際協力機構（JICA）「西バルカン地域 成長力と魅力に出会う」、https://www.jica.go.jp/publication/mundi/1912/ku57pq00002lpzvu-att/all_r.pdf[2020-08-16]；日本国際協力機構（JICA）「西バルカン地域における中小企業メンターサービス構築・普及促進プロジェクト（フェーズ2）」、<https://www.jica.go.jp/oda/project/1600222/index.html>[2020-08-17]。

家提供援助，一方面可以官民合作参与当地开发与建设，增强西巴尔干国家人民对日本的好感，拉近双方关系；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当地对日本经营管理模式和日本文化的认可，营造适于日本企业展开经营的氛围，为文化输出以及日本企业进一步打开当地市场创造条件。虽然目前日本对西巴尔干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较中东欧其他国家少，但是，双边贸易近年来有增长趋势，陆续出现规模较大的投资项目。2016 年，日本企业矢崎总业在塞尔维亚设立汽车线束制造公司，投资额约 30.6 亿日元，2017 年开始生产，并且预计将继续扩大投资。2019 年，日本企业“TOYO TIRE”宣布将在塞尔维亚设立轮胎生产工厂，投资额约 490 亿日元，预计 2022 年开始生产。此前，该企业一直从日本或马来西亚向欧洲出口轮胎，而在塞尔维亚设厂将大大节省运送时间和成本，提升企业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①此外，如果西巴尔干国家今后能够加入欧盟，按照其他中东欧国家的经验，在欧盟结构基金的扶持下，基础设施建设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对于日本而言，不仅是提升地区影响力的机会，也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必将成为日本政府和重点投入的领域。

四、日本强化与中东欧经贸关系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

中东欧国家是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而在日本战略布局中，中东欧的地位也在上升。2020 年日本《外交蓝皮书》提出，对于日本来说，欧盟及欧洲各国是共享基本价值观和原则的重要伙伴，在当前国际社会形势下，这一重要性更胜以往。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以坚实的经济成长为基础，在欧洲的存在感不断增加，日本更加重视与 V4 的合作框架和合作关系。日本与波罗的海和西巴尔干各国的合作关系也在加强。^②这将加深中国和日本在中东欧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竞合关系。

① 参见：日本国際協力機構（JICA）「西バルカン地域 成長力と魅力に出会う」、https://www.jica.go.jp/publication/mundi/1912/ku57pq00002lpzvu-att/all_r.pdf [2020-08-16]；「矢崎総業、セルビア共和国で自動車用ワイヤーハーネスの製造を開始」、『日本経済新聞』、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LRSP450945_S7A710C1000000/ [2020-08-17]；「TOYO TIRE、セルビアに工場 490 億円投資」、『日本経済新聞』、<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47975910Q9A730C1TJ1000/> [2020-08-17]。

② 外務省『令和 2 年版外交青書』、https://www.mofa.go.jp/mofaj/fp/pp/page22_1003299.html [2020-12-15]。

（一）日本强化与中东欧的经济联系带有制衡“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

日本密切观察中国的各项举措，行动紧跟其后，带有明显的以中国为竞争对手的意识。虽然2003年日本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就提出要建立“V4+日本”合作机制，但此后多年双方接触尚浅。然而，在2012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16+1合作”）机制正式启动后仅一年的时间，“V4+日本”就举行了第一次首脑会议，此举被认为是安倍政府阻碍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提高存在感而采取的行动之一。^①2019年4月25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而第三次“V4+日本”首脑会议也选定在当天。对此，《日本经济新闻》认为，正是由于安倍政府强烈的以中国为竞争对手的意识，才频繁召开“V4+日本”首脑会议，并一再强调经济联系的重要性。^②在5G通信上，匈牙利将与华为合作开发通信网络，而日本则担心中国因此在当地的影响力有所扩大；在数字货币上，日本国内认为日本的行动已经落后于中国，需要加速推进技术革新，才能防止中国掌握数字货币技术国际化的主导权。^③

日本在中东欧地区的区域合作机制明显对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并且抛出“高质量基础设施”“自由而开放的经济体系”“日本式经营哲学”等概念强调日本相对于中国的优势。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在2016年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即“印太战略”，后改为“印太构想”），要将亚洲至非洲一带构筑成“亚非成长与繁荣的大动脉”，直接对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东欧，日本将“高质量基础设施”“自由而开放的经济体系”“日本式经营哲学”等概念嵌入“V4+日本”“日本—波罗的海合作对话”和“西巴尔干合作倡议”机制中，指向性很明显。在“V4+日本”首脑会议和“日本—波罗的海合作对话”上，日本重点强调“高质量基础设施”和“自由而开放的经

^① “The V4 + Japan Framework: A New Mode of Cooperation or a Doomed Project?”,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3/the-v4japan-framework-a-new-mode-of-cooperation-or-a-doomed-project/> [2020-08-19].

^② 「東欧4カ国と経済連携拡大へ 首相、中国を意識」、『日本経済新聞』、<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44207890V20C19A4PP8000/> [2020-08-08].

^③ 参见：「東欧4カ国と経済連携拡大へ 首相、中国を意識」、『日本経済新聞』、<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44207890V20C19A4PP8000/> [2020-08-08]；「中銀デジタル通貨、準備を加速 日銀が実証実験へ」、『日本経済新聞』、<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61103160S0A700C2EE8000/> [2020-08-08].

济体系”；在“西巴尔干合作倡议”中，则提出要传授“日本式经营哲学”，而上述概念也曾出现在“印太构想”中。由此可见，日本在中东欧提出的“合作对话”或“倡议”，一方面具有自身特点和内容，另一方面又与“印太构想”相互联系，是日本多点对冲“一带一路”的组成部分。

（二）中日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竞合关系将进一步加深

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获得中东欧国家积极响应，双方合作成果显著。而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大对中东欧的战略投入，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日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竞争的加剧，同时，双方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合作机会。中日竞合关系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二是科技创新，三是资金融通。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东欧国家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有较大的需求。维谢格拉德集团致力于进一步优化交通网络，提高与欧洲和亚洲市场的连通性，改善能源设施，降低煤炭的消耗，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波罗的海国家主要集中在高速铁路的贯通和港口整顿，以及增强电力系统的稳定性。西巴尔干地区基础设施有很大缺口，亟须发展。在科技创新方面，中东欧国家近年来加大科技投入，并希望通过吸引外资加快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资金融通方面，已经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可以利用欧盟结构与投资基金的资助，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或者为吸引外资设置配套补助金，也可以用于欧盟基金鼓励的科技创新领域。但是，基于欧盟经济增速整体减缓、英国“脱欧”后不再向欧盟基金出资、西巴尔干国家如果加入欧盟的话基金支出可能会向这些国家倾斜等原因，今后维谢格拉德集团和波罗的海国家能够接收的资金额度可能递减，这就会产生资金缺口问题。而至今仍不是欧盟成员国的西巴尔干国家，虽然欧盟也有针对加入准备阶段的基金，但是其经济发展对资金融通的需求量仍然很大。因此，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和资金融通是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重点，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同时，上述领域也是日本极为关注的领域，并且日本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已经展开了相应的行动。日本特意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一词，说明其竞争思维已经非常明显。在 2018 年与欧盟签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后，2019 年日本与欧盟又就数字经济规则和基础设施签订了相关合作文件，并提出“基础设施投资应最大限度地注意投资对象的财政能力和债务可持续性”，“建

立从印度洋—太平洋到西巴尔干、非洲的可持续、不偏颇、基于规则的联系性”^①，从而强调日本作为数字经济规则制定者的定位，突出日本和欧盟在亚欧基础设施建设和规则制定上的主导姿态，并通过“暗贬”方式阻碍中国与当地的经济合作。在日本的竞争思维下，其在包括中东欧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会对中国设置障碍，并通过紧跟欧盟的策略挤压中国对中东欧的投资。但是，日本国内也有理性的声音存在，认为应在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前提下开展日本与中东欧的往来。^② 在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的运行大大缩减了亚欧市场间运输的时间和成本，日本企业也有积极参与的意向。例如，日本大型物流公司——日本通运，利用中欧班列提供的亚洲和欧洲间双向铁路运输服务，从日本各主要港口经海路运至中国大连，或从日本各主要机场经航空运至中国重庆，再通过中欧班列运输至欧洲各地。^③ 鉴于中东欧地区市场活跃，劳动力素质也比较高，中日不仅可以在东南亚、非洲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这种合作模式也可以适当扩展至中东欧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等方面。

（三）日本对中东欧的经济布局模式可为“一带一路”的推进提供一定参考

日本在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有着长期开展经济外交的经验，在中东欧地区，日本一方面将这种经验加以移植，另一方面又根据地区特色寻找合作机会，其中一些做法可以为“一带一路”的推进提供一定参考。

日本根据自身优势和需求以及当地特点，对中东欧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经济布局模式。在维谢格拉德集团，汽车及相关产业一直是日本贸易和投资的重点，而汽车产业本身就是日本的支柱产业，在这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并且，随着市场变化，日本企业也在调整经营方向，新能源汽车、工厂自动化、共享服务中心都是近年来日本重点发展的领域，同时资源开发和服务业投资也在进行中。在波罗的海三国，日本除了对基础设施感兴趣，希望参与当地电力系统和铁路、港口开发之外，还希望重点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展开合作，这符合日本日益重视高科技竞争力的趋向，说明日本已经把中东欧纳为其高科技发展战略的一环。在西巴尔干地区，日本打出帮助当地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口号，希望在西巴尔干

① 「日欧、デジタル・インフラ投資で連携 安倍首相らが署名」、『日本経済新聞』、<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50303500X20C19A9EA3000/>〔2020-08-19〕。

② 「日本は中東欧諸国との関係を深めるべきだ」、東洋経済オンライン、<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206860>〔2020-08-20〕。

③ 日本通運「国際鉄道輸送サービス『Eurasia Train Direct（ユーラシアトレインダイレクト）』のご案内」、<https://www.nittsu.co.jp/railfreight/>〔2020-08-20〕。

国家加入欧盟的过程中渗透足够的影响力，并为其扩大贸易和投资创造条件。

日本对中东欧的经济布局，建立在对当地细致了解的基础上。除了日本政府部门与当地的联系外，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三菱 UFJ 研究中心等机构均对中东欧进行过专项调查，并出具非常细致且具体的专门报告，详细分析了中东欧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市场需求、日本企业在当地的发展情况和遇到的问题，以及日本的潜在机会和重点方向等。中国与中东欧已经建立“17+1 合作”机制并运行良好，相关工作已经做得很充分。今后，可以在更深入认识当地发展特点和潜在需求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动向，根据自身的优势和需求，既对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工作侧重点，又将区域战略与整体战略相融合，这将有助于更顺畅地推进合作，也能够充分发挥“17+1 合作”机制作为“一带一路”重要平台的作用。

同时，日本在强化与中东欧经济联系的过程中较为注重调动民间企业发挥作用。日本政府在宏观层面提出合作机制，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经团联、各产业协会等在机构层面提供支持，企业作为主体具体推进贸易和投资的展开。例如，日本三菱日立电力系统公司是烟气脱硫装置世界市场份额排名第一的公司，在波兰、捷克、塞尔维亚、波黑等中东欧国家都参与了当地项目，其中有一些是基于日本政府的日元贷款项目。波罗的海三国预计 2025 年将并入欧盟电网，正在着力推进供电系统的改善，日本以此为契机，在政府层面签订合作协议，企业则以技术合作的方式参与其中的部分流程。虽然日本在维谢格拉德集团还没有参与铁路的修建，但日本企业三菱电机公司通过收购当地企业股份的方式已经取得铁路车辆零部件的一定市场份额。以企业为主体，官民合作逐步渗透当地市场，不仅市场融合度更高，也可以为更大规模的合作项目做铺垫和准备。

总体来看，近年来日本不断强化与中东欧的经济联系，除提升自身影响力、寻求合作机会、拉近双方关系的动机之外，还带有阻碍中国影响力上升、制衡“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这将进一步加深中国和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竞合关系，对中国形成一定压力。日本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设置相应的合作重点和合作方式，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状况、市场需求、本国企业发展优势和问题，以及潜在机会和重点方向等进行细致分析和研判，进行官产学研合作、发挥民间企业的主动性等，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一带一路”的推进提供参考。

(责任编辑：李璇夏)

prove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e hypothesis above. It can be implied that the major model of Japan's action will shift from confrontation to hard hedging, which later will be gradually replaced by soft hedging in the coming future.

Japan's Strengthening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with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otivation, Layout and Influence

Li Qingru

In recent years, Japan has been strengthening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with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In addition to coopera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European Union, Japan has also actively expanded diversified cooperation mechanisms with the Visegrad Group, the Baltic States and the Western Balkans. Regarding Visegrad Group, with "V4 + Japan" as the main dialogue mechanism, Japan gradually expands bilateral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field from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such as automobile, natural resources, service to R&D fields. In Baltic States, Japan focuses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digital currency have been key cooperation areas. In Western Balkans, Japan attempts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for bilateral trad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roughout economic aids.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untries are important partner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apan's economic layou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not only coul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hina but also deepens collaborative competition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e Thirty Years' Reform in Japanese Electric Industry: Situation, Problem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Li Hongzhou and Wang Huixian

By August 2019, Japan's electric power system reform has basically built up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liberalizing both sides of supply and sale and controlling the process of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and entered the stage of minor policy adjustment. Reviewing Japan's electric power system reform in the past 30 years, it can be found that Japan has made a contribution to 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by gradually cutting down the electricity price while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power supply. However, the accident of Fukushima nuclear power leakage, which caused huge losses, has an inseparable causation with Japan's power system reform. Although faced with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inability of retail market to form effective competition and the improper coordination of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other policies, Japan's policies of maximizing the realization of reform objectives through market mechanism, assisting new power companies to improv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and ensuring competitive neutrality in the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sector is worth studying and can provide some policy implication for the new round of reform in China's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日本語要旨

日本と国際秩序—観念と対応—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課題組

秩序問題は国際関係の核心である。国際秩序の変革期における日本と世界との関係を科学的に判断し、体系的に押さえるには、歴史と現実との二つの次元から考察する必要がある。本稿は歴史的視野で日本の国際秩序観の進化、戦後秩序、その「自由主義の危機」、「百年未曾有の大変局」のもとでの日本の秩序変革への対応という三つの面から日本の秩序関連の認識と実践を分析する。日本は「華夷秩序」の中で実用主義の原則に基づいて秩序の中心を尊びつつ、自国の独立性を守るのに努めた。西洋文明の衝撃に直面した日本は「華夷秩序」からの脱却、その転覆への参加、「脱亜入欧」の実現を図り、さらには、西洋主導の秩序の追隨者から挑戦者になった。敗戦、米軍の占領、民主化改革を経た日本は米国主導の「自由主義的国際秩序」を受け入れるとともに、この秩序に融け込むことを選び、時勢を見極め、動的な調整を続け、マイナスとなるものを避けてプラスとなるものをとることによって、独自の国際秩序観を形成してきた。日本は百年大変局のもとで「総合戦略の活発度」を高め、危機に陥った「自由主義国際秩序」の修復に力を入れている。日本と国際秩序との相互関係の構築は、歴史的連続性を体現していると同時に、新たな特徴を示している。

日本の対中戦略選択の論理

—安倍政権時代を例に—

陸 偉

政策に影響を与える多くの要素のなかで、日米の戦略の整合性と日本国内の改革の緊急度は日本の対中政策の選択に影響を与える重要な要素である。それらの強弱の変化と実際の発展から様々な要素の組み合わせが生まれたことで、ポスト冷戦期における日本の対中戦略行為には拘束的協力、ソフトな衝突回避、ハードな衝突回避、衝突的対抗の四つの形態が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安倍氏が三度行った対中戦略の選択の背景にはこの論理が反映されており、上述の仮説の学理的価値が証明されている。これにより、ハードな衝突回避は衝突的対抗に取って代われ、徐々にソフトな衝突回避に変わっていく。またそれは、将来の一時期の日本の対中戦略行為の主な選択となるであろう。

日本の対中東欧経済貿易関係の強化の動機・レイアウト・影響

李 清如

近年、日本は中東欧との経済関係を強化しつつある。EUの枠組みの下での協力を強

化するとともに、ヴィシェグラード4カ国（V4）、バルト三国、西バルカン諸国との間でも日本は多様な協力メカニズムを積極的に拡大している。ヴィシェグラードとの協力メカニズムは、「V4 + 日本」を主な対話メカニズムとして、二国間貿易と日系企業の投資を徐々に拡大し、自動車産業などの製造業から資源エネルギー、サービス業、研究開発分野に至るまで、この地域での経済協力のレイアウトを全面的に展開す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る。バルト三国との協力メカニズムは、技術革新を重視し、情報通信技術、デジタル通貨分野を中心に協力を強化す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る。西バルカン地域との協力メカニズムは、経済的支援を通じて、貿易、投資及び文化発信の機会を作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る。中東欧諸国は「一带一路」イニシアチブの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である。中東欧と日本の経済協力のレイアウトは、中国にとって参考になるだけでなく、「一带一路」沿線地域での中日両国の競合関係を深めることができる。

検証：30年にわたる日本電力体制改革

李 宏舟 王 惠賢

2019年8月までに、「発電と小売りの市場化、送配電の管理」を特徴とする日本の電力体制改革の目標は基本的に達成され、政策の微調整段階に入った。30年間にわたる電力体制改革は、電気料金の低下と経営環境の改善に貢献した一方で、大きな損害をもたらした福島原発事故の一因にもなった。日本の電力産業は電気小売市場での効果的な競争の欠如、市場化改革とその他の政策との不調和など多くの問題に直面して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市場メカニズムを最大限に活用し、新設電力会社の競争力アップを図り、送配電部門の中立性と有効性を積極的に確保する、という経験と教訓は中国の新たな電力体制改革に大変参考になるものである。

日本移民政策の改訂及び動機分析

—市場需要と社会関係の均衡—

任 慕

日本の少子化問題と高齢化問題は労働力市場の需給のアンバランスを引き起こし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日本政府は依然として保守的な移民政策を実施している。この移民政策は一見市場の需要と矛盾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が、労働力の需給構造の変化を分析した結果、日本の移民政策は改正を重ねた末に確立したものだという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日本は非移民国家とみられているが、外国からの移民の種類と分布には多様性がみられる。冷戦後期と2018年に改正された移民政策は、労働力市場の変化に応じて現行の移民政策を調整したものである。日本の移民政策は保守的性格をもっているが、政策と制度の実施の中で柔軟に運用する余地がなお残されており、外国人労働者を増やすと同時に、移民政策の全面的改正によるリスクを極力回避できる。移民政策に見られる保守的な思想は主に国内世論に由来する。多くの日本人はリスク回避と現状維持という考え方で開放的な移民政策に反対するので、移民政策に残っている保守的性格は日本の世論を反映したものである。調整・改正された日本移民政策は日本政府が市場ニーズと社会的ニーズ（世論の向かうところ）をバランスさせた結果である。日本移民政策・制度の実施はわが国の移民管理に教訓をもたらし、大いに参考すべきものである。